



列傳六十六至七十二

孫紹 張善惠 成海子霄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曹道曹昇 鹿憲 張摺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弟智 樊子鶴 賀拔勝弟岳 侯莫陳悅 侯淵

綦儁 山偉 劉仁之字文忠之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外戚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述 閻毗常英 馮熙子延備

李峻 李惠從孫仇晞 高肇子植 于勁 胡國珍兄孫虎 李延寔子茂

儒林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君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徽 刁冲 盧景裕 李回軌 李業興

魏書

十五

卷之七十八至八十四

魏書卷七十八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政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自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覆闕固守長安鄴城股

魏書卷七十八

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
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
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
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
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膏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
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
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
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
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
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
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

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何隙內民不平久成後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結之年持平用之者道之
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以道不可以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滄隆以收物文質應世之形自安滄隆獲衷權
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之務得其境人物不失
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
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直九服之節經緯三才
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實罰之要乃是有為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
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
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埒是無典法臣下執事

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克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沔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旣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徃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王者收錄不蒙報問卽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徵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

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

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叅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彞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開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士專心墳典尅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使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僕射李冲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

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於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志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

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興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沓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正元妃之碑澄訪於普

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汪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輓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二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勅除寧

遠將軍司空。詹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

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繭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碁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碁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合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鑿燾深聖上之加
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
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
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
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
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
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
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
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尔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
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
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

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
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
故受之以井此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
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
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鑿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
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紂穀以之自滅况
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干
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
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

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文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擇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似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旣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

上中之上各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者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瓌宣令謂普

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今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驂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其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寒寥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察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
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
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
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
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
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
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
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易
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

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
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寸秤量
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
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
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
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
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
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
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
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
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
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

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惺惺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抵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九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塞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翻改。普惠僂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

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慈。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

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咄。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史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下轍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宴。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

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與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冑之恥。今蠕蠕時亂。後王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上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

兩疆竝興。大衆脫狂狡。構開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與惻。况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王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肅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楊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軍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

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封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卽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於時南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劫。公熙旣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

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檄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而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協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關所縮。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饑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金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

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璧，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

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

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讎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關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進，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哀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

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暗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治、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日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

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黎庶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協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

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
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
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時請
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
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
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
故疆直從官儼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終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
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

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或以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王令拔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念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敕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取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旣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寇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禮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高祖

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寇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禮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高祖

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敕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贖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敕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更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干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欲追蹤陳韓。何干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遣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

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較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人之美。高祖

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敕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拔劍江漢然敵不可小蜂虻亦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管文聽輿人之謏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礪礪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

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敕賜驪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漸苦於厲涉淹遂啟求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在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百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容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啟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敕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

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入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遊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

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敕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寅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遊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頗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並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諭之桃符還具稱並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

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並宗語在並宗傳桃符以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卽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

後民故追思之乃復書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礪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 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
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
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
送江東仍被鎖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覲與紹言使相器重衍
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
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
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
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開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
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
魏朝通好此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

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
乃天意也夫十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
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
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
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
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
初紹上御天馬○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
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
熊討之旣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三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
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啟求解州詔不
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賸巴三千生噉

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賸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賸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賈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為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令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啟紹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為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為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

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寮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為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為司徒，元興為記室參軍，遂為元義所知。義秉朝政，引元興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甲身剋已，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為擿句，儒者榮之。及義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義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艸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

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頗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怛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萬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

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愈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死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住所停愈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愈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歷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乃叙由緣景雋便記引愈同坐謂愈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愈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

所一人引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
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
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
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
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雋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
多少念云秦隴旣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
關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
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
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馬臺北望
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
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
話誓盟契約旣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

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各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
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
浹深隄實爲難踐是川日吳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
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
事同夜光能不按劍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
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旣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
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
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
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
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
不與劭弗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念家事不辭
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勳者放言噂噉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

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鄒城久而未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二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饋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

州刺史值余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
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
撤送都連窳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本
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
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
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
兗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也
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終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終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
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

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朱榮引爲其府元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錄前後勲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啟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啟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旣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旣達長安會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

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鑰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
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
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余朱榮入洛仍從
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旣擒除使持
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
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
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
驃騎
甲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
督兼
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

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
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
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
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
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
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
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頸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
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
刺史餘如故與余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
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尔朱親昵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廩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尔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朔顯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尔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尔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右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尔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尔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

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

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余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余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余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自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隔闕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旣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啟出帝假說遊聲以劫協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滑多事好亂樂禍于時訕訕朝野莫不讎疾之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余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余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

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余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余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勸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爲都督隸太宰上黨

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余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勲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鶴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余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余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斛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巡首不行又

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
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
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
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
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
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
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
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
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

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
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
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
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
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
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
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
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
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
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啟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
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

介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資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介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暉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它凶費不周資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介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

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尙遐遷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王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王恒州陷歸尙朱榮轉

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尙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尙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余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余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眾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廷戍尅之擒其戍王尹道玩戍副庫戕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鄧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蓋爲丘墟矣衍書敕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

統眾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祈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眾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投余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余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
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乃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
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
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
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徃復數返菩薩乃自橋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
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
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
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
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
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
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
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
慶雲乃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介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
岳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
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暉立除驃騎大將軍增
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
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
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

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
行臺餘如故及尔朱天光率眾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
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
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幽四梁二益巴二
夏蔚寧南並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
步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
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
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關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
將討之今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
既總大眾據制關右憑疆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

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
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
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
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尔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
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
邑五百户尔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
如故西伐尅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
史餘如故尔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
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户及天光向洛使悅行
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

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介朱覆敗永熙
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
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
止在二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
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
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
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
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
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固有教欲
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
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
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
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
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
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
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
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卽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
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
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介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
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
卽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
口戰功尤多榮啟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

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余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勲。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余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暉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徑，淵又擊破之，暉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余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旣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余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歸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而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

由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遲始歸其部
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
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
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
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
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
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
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于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
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
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璿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詔以惑
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
達南青州南境爲賈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
斯椿姦佞爲心讒貳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
之賈智侯淵反覆取弊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
竟以殲滅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劔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
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終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綦佺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佺字擲顯，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開州刺史。佺，莊帝時
 任，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余朱世隆等
 謀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余
 不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剪。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
 曆，誰主社稷？允懣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佺乃避席曰：人主之
 意必須，里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入謀

西州刺史

西州刺史

察之雖爲余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峻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凌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人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摯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彊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過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乂德美乂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乂

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與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聖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后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基偉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偉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基偉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於洛父余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門侍郎深爲余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旣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

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
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粗飯
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過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
中或搗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
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勦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
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股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
武王人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
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
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
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步
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

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黥宇後救修國史元象初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
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
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
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
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終

魏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
 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
 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
 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為侍中李彪啟
 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
 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
 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為

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旣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冀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輯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剛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

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
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
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
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
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
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
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贖以王元
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
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
祖與表再遷尚書三公即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
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
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
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
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
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
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
書左戶部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
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寘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
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
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余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
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

騎將軍初莊帝末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衣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

祖親得其名旣而用之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王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上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

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王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王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未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尊旣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旣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楊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人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

令其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

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

淮王或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

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
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
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
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
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
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
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
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
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
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
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
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凡
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
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
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
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
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
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
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
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
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賻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諱
俯測厚地岳峻川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
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充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

兢兢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賒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
微好爵是昌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
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
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
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
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
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患以戢智而
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書以決矣猶夜則思
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
小無毀無器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
囂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
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
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
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
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
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
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憍侈
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
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扁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
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
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靈

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行司空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為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一

收書列傳七十終

西川中鳳樓氏閣定本

魏書卷八十三上

西川中鳳樓氏閣定本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

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壘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誠明帝尚封頑駮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勲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十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作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

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柒干麤暴忘太祖常圖爲逆柒干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柒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主柒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繼續勲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於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柒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柒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柒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敕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卽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

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爲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子介頭位魏昌廩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卽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塋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麤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持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旣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人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塋書奏詔義而聽

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卽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

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旣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暕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

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
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
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
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
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討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
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
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徒燉煌諸常自與公及闕至是皆以親
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
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
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
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
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
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
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
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
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
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
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
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
至氏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
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
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
姑先入掖庭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

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卽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卽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奉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旣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旣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

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纁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王生二子誕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旣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種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旣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

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
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待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
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
已憊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
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
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
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
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王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
慰詔求棺于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撤
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
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
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
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
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
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
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旣自少綢繆知
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
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塋塋永潛幽室宿
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
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
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
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

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

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諭之峻與五弟誕疑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疑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爲王徵爲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卽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

軍秦益一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
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
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
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
彼去者旣輕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
惠令人置羊皮蓆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寶矣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
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
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王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
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上伏誅惟鳳弟道念
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
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
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伯人侯安
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
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
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
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
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
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
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

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王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察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謚曰莊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晞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介朱榮之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第七十一上終

魏收書外戚傳上亡

晉書卷八十三上

魏書卷八十三下

晉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莫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益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

又詔賜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旣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旣立愈見寵信肇旣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深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悞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瘁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

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
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兗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
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
肇入省壯士搯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
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
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
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
外諸軍事太師太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无愉別將有功當
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
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類莅五州皆清能
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虜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
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
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
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
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
年立爲皇后二年入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

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
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
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
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
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
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

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

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卽靈太后也肅宗踐阼

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

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

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

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人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兄

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

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齋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

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

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

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此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塋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塋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悒忽太

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薨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基葬於太

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白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歧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宣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父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父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諱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

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余朱兆入洛乘輿幽繫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司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

輕薄無行余朱榮之死也武毅之上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二下終

魏收書外戚傳下七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西州宅鳳南
氏南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西州宅鳳南
氏南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視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碩儒之輩袍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十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

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太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

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

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覺字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
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
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
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
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
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旣平儒業
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
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
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
其知名者附例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
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
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卽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
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
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
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襲爵太

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劬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瑕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卽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邵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曾是衰頤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脩命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髻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詁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

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
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夫宋本哉奇
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眾辱奇或
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
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
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
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
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允散數年高允與奇儺溫古籍嘉其遠致
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
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于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
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論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
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
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
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
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
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
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
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
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徃徃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元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

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

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並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

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鄴銓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闌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淵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日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

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禘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

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豸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單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
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
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
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
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
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
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

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
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
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益寡久之乃
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
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
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
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
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
常侍李業與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

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衛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
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跣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
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
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
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
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
險至誠高節埋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
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吳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

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
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
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
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抹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
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
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
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
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
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
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

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亨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啟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湘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耀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

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比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疆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蔭裹尸僂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

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轎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救其子孫令奉雍遺音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

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徃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

何遜進好書奉
而前廢帝時
國子博士高
之何士隱出
作元師上師
字非

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
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開府
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
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愔每論諸經論輒託景
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
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
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
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
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
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
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

北史作也
三不似也
作也

祭酒劉歛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
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
執經深為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
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
為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說解四時恒余不以為倦
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
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
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軼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
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

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覺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濫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失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擿旬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方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

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
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
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
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其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蕭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
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
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
用王義除禪。應同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
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止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
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欽。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
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
興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
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
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
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
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旣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
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
意小乖。業興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

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槨原壤叩木而歌曰父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旣無太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万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冪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於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

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倅便卽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終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冲盧景裕李同軌三人史目錄皆有之此卷刁冲盧景裕傳今錄北史非魏收書史臣論亦出北史北史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終

